從陶淵明作品思想論儒佛的一致

由陶淵明作品可見陶氏受佛家思想影響甚鉅，而佛家思想能為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陶淵明所接受，正是儒佛兩家思想脗合的印證。

•洪綠英•

印光大師曾說：「能為眞儒，方能為眞佛。」又說：「儒佛二家，合之則雙美，離之則兩傷。」乃是由於佛家與儒家思想極相脗合，例如儒家提倡仁義而有「親親而仁民，仁民而愛物」之說。到宋明理學因攝取了佛教義理，而產生「天地與我同體，萬物與我同根」、「民吾同胞，物吾與也」的說法，可見儒佛二家思想的一致。現就陶淵明文學作品追溯他的思想淵源，不僅兼有儒佛二家思想，且有道家思想的成份。

陶淵明一名潛，字元亮，江西潯陽柴桑人，為大司馬陶侃之曾孫。侃力足以傾晉，因曾夢升天折翼，故未篡晉。晉書陶侃本傳：「妻媵數十，家僮千餘，珍奇寶貨，富於天府」。而淵明五柳先生傳曰：「環堵蕭然，不蔽風日。短褐穿結，簞瓢屢空。」此傳為淵明自況。其歸去來辭序亦曰：「余家貧，耕植不足以自給。幼稚盈室，缾無儲粟。生生所資，未見其術。親故多勸余為長吏，脫然有懷，求之靡途。會有四方之事，諸侯以惠愛為德，家叔以余貧苦，遂見用於小邑。於時風波未靜，心憚遠役。彭澤去家百里，公田之利，足以為潤，故便求之。少日，眷然有歸與之情。何則？質性自然，非矯厲所得。飢凍雖切，違己交病。嘗從人事，皆口腹自役。於是悵然慷慨，深愧平生之志。猶望一稔，當斂裳宵逝。尋程氏妹喪於武昌，情在駿奔，自免去職。仲秋至冬，在官八十餘日，因事順心，命篇曰歸去來兮。」可見陶侃雖極富有，而淵明之

時，家道已衰。淵明爲生活所迫，起爲江州祭酒，以不堪吏職，少日自解歸。安帝時，曾先後出任鎭軍參軍、建威參軍。義熙元年八月爲彭澤令，郡遣督郵至，縣吏曰：「應束帶見之。」淵明嘆曰：「我不能爲五斗米，折腰向鄉里小人。」即日解印綬去職，賦歸去來辭以明志，在職計八十餘日。自彭澤令之後，即未再出仕。卒年六十三歲，世稱靖節先生。

淵明不僅爲晉代第一流詩人，即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，亦極少人能與之比擬。所以能有此成就，應歸功於其爲人性情之眞及思想背景之廣。關於前者，蕭統陶淵明傳曰：「貴賤造之者，有酒輒設。淵明若先醉，便語客：『我醉欲眠，卿可去。』其眞率如此。」只此一事，其性情之眞自見。故王維偶然作詩云：「陶潛任天眞，其性頗耽酒。」朱子語類曰：「晉宋人物，雖曰尙清高，然個個要官職，這邊一面淸談，那邊一面招權納貨。陶淵明眞個是能不要，此所以高於晉宋人物。」由此之故，其作品無一非個性分明，情感眞實；無一不達到作者之思想、人格與作品鎔成一體之境地。此種成就，自非晉宋一般作家口是心非、其作品表現與其眞實行爲全不相符者所能企及。關於後者，淵明之思想兼有儒道佛三家之精華，而不染其惡習。有嚴以律己之儒家精神，而不虛矯做作；愛老莊自然無爲之境界，而無淸談怪誕之行爲及服食求仙之謬妄；有佛家空觀與慈愛之精神，而不帶悲觀色彩。故其作品中常可發現三家思想之精義。思想背景之豐富，亦爲其作品不朽之主要原因。

陶氏的思想原以儒家爲主，其所以深受道釋兩家的影響，乃因生當變亂時代，雖身爲士大夫階級，看到政治上殺戮的殘酷，好像人類失去了人性，朝廷高官肆意殺戮，一旦失去權勢，同樣爲人所殺，而且被殺不僅止於一身，有時且至一家，並及同族。他少年時候，也曾懷著「君子死知己」的精神以求用世，但知己難求，既不能力挽狂瀾，兼善天下，又不肯與世推移，同流合汚，只有退而獨善其身，安貧樂道了。其偉大處就在於充分發揮儒家固窮的精神，粉碎了心爲形役的枷鎖，以達到肆志稱心之境。歸田園居：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已十年。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

淵，開荒南野際，守拙歸田園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榆柳蔭後園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巔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閒。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」既不慕人間富貴，又不羨天上神仙。飲酒詩：「結廬在人境，而無車馬喧。問君何能爾？心遠地自偏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山氣日夕佳，飛鳥相與還。此中有眞意，欲辨已忘言。」又與子儼等疏：「少學琴書，偶愛閒靜。開卷有得，便欣然忘食。見樹木交蔭，時鳥變聲，亦復歡然有喜。嘗言五六月中，北牕下臥，遇涼風暫至，自謂羲皇上人」，由此不難理解到淵明這種天不收地不管、與世相遺、樂天知命的生活與心境。桃花源，原是作者理想的烏托邦，踏破鐵鞋無處尋覓，但陶氏却在有生之年，用他自己的心靈把廬山脚下的一片田園，美化成人間的桃源仙境！他按照自己的心意安排生活——辛勤的耕種，盡興的喝酒，洒脫的題詩，與素心人抗言談論，共賞奇文。他參透人生，達到「縱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懼。應盡便須盡，無復獨多慮。」的超然之境。盡情的享受道釋兩家所追求的任眞自得，更進而與大自然同化，而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。

由以上所述，我們確信一位眞正偉大的作家，生活與作品，人格與文格，原是渾然一體不可分割的，同時，我們更確信，「思想」在文學作品中佔有重要的地位。佛陀認爲苦源有二：外緣及內因。外緣是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愛別離、怨憎會、求不得、五陰熾盛等八苦。內因則是貪、瞋、癡等三毒。八苦並非客觀存在，實因內因而起。內因是人的慾望與希求，適與八苦相反。然而，人生怎能沒有八苦呢？八苦既不能免，而慾望無窮，則主觀的要求與客觀的事實無法配合，由此而產生苦。外緣與內因常無法和諧並存，以致有煩惱的產生。消滅煩惱的方法有二：一種如教育，雖無法全部消滅煩惱，但可大部分消滅之。另一種是「轉向」的方法，把欲望的力量用到好的方面，如立志懸壺救世或從事慈善工作，皆有利於社會人羣。陶淵明頓悟出人間無常，仕途坎坷，在他前期的作品中，可看出他雖已厭惡當代的政治社會，然仍以名節互相勉勵，似乎還沒有離開現實社會的決心。而其後期作品，生

活安定，心境靜寂，經過長期的矛盾奮鬪的心情和痛苦的人生經驗，才能由動的苦悶世界，變爲定的逍遙自適的世界，這正是佛家消滅煩惱「轉向」方法的表現。可見陶氏受佛家思想影響之深，而佛家思想所以能爲以儒家思想爲主要內容的陶淵明所接受，正是儒佛兩家思想脗合的印證。

一般人總以爲儒佛是思想的兩端，一爲入世、積極的，一爲出世、消極的。其實佛家乃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。儒家以救世爲己任，孔子畢生心力卽在此，周遊列國，栖栖皇皇，所謂：「知其不可爲而爲之」，他自己也說：「天下有道，丘不與易也。」救世的懷抱，終生不渝。孟子言：「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舍我其誰也？」這種救世精神正與佛家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？」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！」「上求菩提，下化衆生」的救世精神一致。　國父說：「佛教爲救世之仁，佛學爲哲學之母。」誠非虛譽。可知儒佛二家思想的價值，對當今世界人心大有裨益。希望人人能以儒佛二家力行實踐之精神，在人生行爲上修行不懈，站在平等的精神上，發揮人性，創造個人圓融美好的人生，並進而從事「任重道遠」的救世事業，以實現東方文化——儒家主內聖外王，一面要完成個人高尙的人格，一面要達到「大同世界」。佛家以人人皆有佛性，人人都能成佛，進而追求「極樂淨土」爲最高理想，二家雖出發點不盡相同，但都是爲人生指出終極方向，爲人類帶來眞正的和平與永恒的幸福。儒佛兩家之說均深入人心，可見眞理之一致，而佛教除了對今世的探討外，更對過去、未來有深入透徹的研究，尤可補儒學之不足，故對佛學的研究實不容忽視。我們分析生活的情況，有快樂，有痛苦，然而人人莫不喜歡快樂，憎惡痛苦，佛法正可適合這個要求。在消極方面，可以除去痛苦；在積極方面，可以增加快樂；甚至是永恒的眞正的快樂。因此我們必須學佛，尤其是知識青年，更應學佛以領導社會，改造社會，使人類早進法王城，同聚極樂邦。

——冷文榮獲儒佛獎學金，作者洪綠英現就讀政治大學。